

主題：以文學分析看耶利米哀歌 3:1-47

大綱：

導論

本論

第一章 一般性文學特色

第二章 修辭分析

第三章 互動式的對話分析

第四章 神學討論

結論

附錄：經文註釋

書目

導論

二十世紀以來，文學性分析在聖經研究當中的重要性越來越為學者所看重。正如朗文(Longman)曾指出的：「聖經是一本表達感情的書，其中大部分意思是藉著觸動讀者的感覺和意志來傳達的。」¹而這對詩歌體的經文來說，又特別是如此。耶利米哀歌，在近十年中獲得許多舊約學者的重視²，一方面檢視過去對哀歌當中一些文學現象的研究；二方面也有學者開始正視難題，就是哀歌中明顯的敘述人稱不一致的現象。

研究方法與目的

本報告研究耶利米哀歌中轉折點之所在，哀 3:1-47。以歷史文化解經法、與希伯來文詩歌體的研究為基礎，加上當代的對話分析(Double-Voiced Discourse)理論、與一點點修辭批判法(Rhetorical Criticism)，綜合四種方法來研

¹ Tremper Longman III，中文翻譯引自威廉·克萊茵、克雷格·布魯姆伯格、羅伯特·哈伯德(Klein, Blomberg, Hubbard)著，蔡錦圖主編，基道釋經手冊（香港：基道出版社，2004年），327頁。

² 有人統計近十年來出版的耶利米哀歌研究的作品，比過去一百年來的還要多。參考C.W.Miller,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Recent Research", *Currents in Biblical Research* 1 no 1 (2002), 9.

究這段經文。首先就哀歌一般性的文學現象做出說明，並概述為何不同的敘述人稱在本段經文中應該當成語意單元(sense unit)之指標；接著對經文進行細部的修辭分析；然後綜合討論這些不同的語意單元在本段經文中互相影響的現象；最後歸結其神學意涵。

研究限制

研究時，直接採取作者為親自經歷 586B.C.耶路撒冷淪陷、聖殿被毀的歷史事件（或至少時間距離不會太遠）之人的立場。而且不管作者是一人或多人、成書過程中是否有不同底本，都將馬所拉經文所呈現出來的文本視為一個整體，就文本本身進行討論。所以行文之間，不管真實的作者為誰、或有幾人，一概以「作者」來稱呼；當提到不同的「說話者」時，指的是這同一作者的不同面象，而非假設本經文的真實作者有許多人。同樣地，也不會將不同語意單元裡面的差異現象，歸結到底本的緣故。一切都以一個文本、一個作者為單位來看待。

限於篇幅，無法研究三章全部，僅選擇哀歌中語意轉折的高潮所在之處、考慮上下文的自然段落，以 3:1-47 為研究範圍。並且不在本報告中處理本段經文在耶利米哀歌整體中的意涵。至於經文註釋的部分，則擺放在附錄。

互動式對話的定義與分類，由於此理論應用在聖經研究上的時間甚短，尚未形成定論，故參考學者們的用法，稍作修改後使用。

本論

經文³

- | | |
|-------------------|----------------|
| 1.我是那遭遇困苦的人， | 因他忿怒的杖。 |
| 2.他引導並使我行， | 在黑暗而不在光明中。 |
| 3.實在是向我、他轉了又轉 | 他的手終日。 |
| 4.他使我的身體和皮膚衰老， | 他折斷我的骨頭。 |
| 5.他對我建築，圍繞我， | 用苦楚和艱難。 |
| 6.他使我住在黑暗之地， | 像永久死亡的人一樣。 |
| 7.他對我築牆使我不能出去， | 他使我的銅（鏈）沈重。 |
| 8.連我呼喊、呼求幫助時， | 他阻擋我的禱告。 |
| 9.他用鑿過的石頭擋住我的道， | 我的路他彎曲。 |
| 10.他向我如熊埋伏， | 如獅在隱密處。 |
| 11.他扭轉我的道、並撕裂我， | 使我淒涼。 |
| 12.他張他的弓，置我 | 如箭靶子。 |
| 13.他使來到我的腎臟， | 他箭袋中的箭。 |
| 14.我成了我所有百姓的笑話， | 我終日（成了）他們的歌。 |
| 15.他用苦草充滿我， | 他使我飽用茵陳。 |
| 16.他用砂石壓碎我的牙， | 使我在灰塵中畏縮。 |
| 17.我的生命被平安拒絕， | 我忘記好處。 |
| 18.我就說：我的榮華滅亡了， | 我由耶和華的希望（滅亡了）。 |
| 19.求你紀念我的困苦與不得安息， | 如茵陳和苦膽一般。 |
| 20.想了又想、就憂悶， | 我的心。 |
| 21.我使這轉向我的心， | 因此我有盼望。 |
| 22.因耶和華的慈愛我們不致消滅， | 因他的憐憫不斷絕。 |
| 23.對每早晨，這都是新的， | 你的信實何其廣大。 |
| 24.耶和華是我的份、我的心說， | 因此我要仰望他。 |
| 25.是好的，耶和華對凡等候他的， | 對凡尋求他的人。 |

- | | |
|----------------------|-------------|
| 26.是好的，他靜默等候 | 耶和華的救恩。 |
| 27.是好的，人負軛， | 在幼年。 |
| 28.他當獨坐無言， | 因是他擔在他身上的。 |
| 29.他當口貼塵埃， | 或者有盼望。 |
| 30.他當將腮頰給打他的人， | 滿受凌辱。 |
| 31.因為他不永遠丟棄人， | 主。 |
| 32.因為如果他使人憂愁，他（也）憐恤， | 按照他豐盛的慈愛。 |
| 33.因為他不存心使人受苦， | 使人子憂愁。 |
| 34.踩在他的腳下， | 凡世上被囚的。 |
| 35.剝奪人的權利， | 在至高者面前。 |
| 36.在訟事上彎曲是非， | （這些）都是主不看的。 |
| 37.誰能說並使它發生， | （若）主沒有吩咐呢？ |
| 38.（豈）不是從至高者的口發出 | 惡事或好事嗎？ |
| 39.活人為何發怨言， | 因自己的罪（受罰）呢？ |
| 40.讓我們考察又考察我們的道路， | 讓我們轉向耶和華。 |
| 41.讓我們舉心向手， | 向天上的神。 |
| 42.我們犯罪背逆， | 你不赦免。 |
| 43.你在怒氣中遮蔽、追趕我們， | 你殺戮、並不顧惜。 |
| 44.你在密雲遮蔽自己， | 以致禱告不能穿過。 |
| 45.你使我們成為渣滓和污穢， | 在萬民中。 |
| 46.他們向我們張嘴， | 我們所有的仇敵。 |
| 47.恐懼和陷坑臨近我們， | 毀壞和破碎。 |

³ 根據BHS的馬所拉經文重新翻譯。BHS指的是*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Stuttgart, Germany: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第一章 一般性文學特色

耶利米哀歌在文學類別中，常被歸類為集體或個人哀歌中的申訴詩。而在體裁方面，它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特色：

首先，耶利米哀歌一至四章都是「離合詩」。以本研究範圍所相關的哀歌三章來說，是以雙行詩節、且每三節重複同一希伯來文字母（字母 **C** 和 **p** 順序對調）的格式所寫作的離合詩。其中 25-27 節、與 31-33 節甚至是重複同一個字。

但在離合詩的結構之中，作者在語意上也運用連結(enjambment)⁴技巧，使全首詩不至於因其三行三行的結構而分散。譬如 3:12-13：「他張他的弓，置我如箭靶子。他使來到我的腎臟，他箭袋中的箭」，就以弓與箭相似的意象將兩節連結起來，48-49 節則以眼淚的意象相連。其他還有 42-44 節，45-47 節，48-51 節等，都在意義上可歸算一起。相較之下，3:25-39 的部分，其語意的區分則明顯的與每三行的結構較接近。

離合詩帶來怎樣的的效果呢？典型的看法是，它讓人「代表全社群共同的哀傷，由 **a** 至 **t**，在各方面充分地抒發，從而經歷情緒上的洗滌」⁵。

結構方面，耶利米哀歌乃以第三章為中心、作交錯配置的排列⁶。也就是一章、五章為整個悲劇的摘要，二章、四章則較詳細的描述細節，三章則在最深沈的痛苦中、高聲宣告出上帝的慈愛與憐憫，成為全書的高潮。其各章不同的離合詩型態⁷，剛好就配合了內容，讓語調、節奏有由一章漸強至三章、再由三章漸弱到到五章的現象。⁸

以上所談的，是耶利米哀歌比較為學者普遍接納的觀察。比較受學者們爭議的，乃是否為「子拿韻」(qinah-meter)、以及其人稱不一致的現象。先來思想子拿韻的問題。自從Shea、Budde等學者提出子拿韻的說法，也

⁴ Adele Berlin, *Lamentations: A commentary* (Lond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4), 84.

⁵ Gottwald之言，參Miller,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recent research”, 16。

⁶ 譬如Johan Rekena, *Lamentation* (Leuven:Peeters,1998,) 336.

⁷ 譬如蓋華德(Walter C. Kaiser)，苦難的盡頭（九龍：學生福音團契，1995年），13頁。

就是認為耶利米哀歌乃有後詩行比前詩行短（或說後詩行的重音數、比前詩行的重音數少，且多半是 3:2 的型式，也有 4:2, 4:3 等型式）的、類似輓歌的下降韻(falling rhyme)之後，學者們紛紛討論此理論。有些學者繼續支持此看法，譬如Freedman以現代的統計學檢測各章的詩行長度與重音數目之後，認為一至四章是符合子拿韻理論的。⁹但有些學者則質疑，譬如Hoop則認為，若將馬所拉經文的停頓符號與停頓型格式、配合參考其他的經文版本一起來思考，則子拿韻的現象其實不明顯。¹⁰還有些學者，則著眼於子拿韻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文類中（如先知性的預言、詩篇等），而認為不應將這樣的下降韻用此名稱來稱呼。¹¹

不過，我們若以馬所拉經文的分法來看，會發現第三章在全耶利米哀歌中，其子拿韻的現象是最明顯的（3:2 有 47 節、占全章的 71.2%。2:2/3:3 有 18 節，2:3 有 1 節）¹²。而三章中某些地方，的確因著子拿韻，而明顯的有所謂的「空洞、意猶未盡」¹³的效果。譬如我認為 3:1 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我是那遭遇困苦的人，
因他忿怒的杖。」

這節的重音數是 4:2。後詩行，原本應該是「因耶和華忿怒的杖」。但作者在此不直接稱呼耶和華的名，好像話沒有說完、懸在那邊，加深了子拿韻的效果。

另外一個學者們爭議的問題，就是哀歌中的敘述人稱不一致的問題。以哀歌第三章來說，1-24 節使用第一人稱「我」，22-23、40-47 節變成

⁸ 蓋華德，苦難的盡頭，12-15 頁

⁹ David Noel Freedman, "Metrics in Hebrew Poetry: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Revisited." *Concordia Theological Quarterly* 60 (1996), 289.

¹⁰ Raymond de Hoop, "Lamentations: the Qinah-Metre Questioned", *Delimitation Criticism*(Assen, Netherlands: Van Gorcum, 2000), 97-100.

¹¹ 蔡錦圖主編，基道釋經手冊，第八章註 25，333 頁。

¹² Hoop, "Lamentations: the Qinah-Metre Questioned", 84。子拿韻在其他章的比例如下，一章 34.4%，二章 62.7%，四章 54.5%，五章 36.4%。也可見Freedman, "Metrics in Hebrew Poetry: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Revisited.", 301。

¹³ 譬如蓋華德，苦難的盡頭，27-29 頁。

「我們」¹⁴，最後 48-66 節又轉「我」，而中間的 25-39 節，則是不特定的「他」在敘述。所以，本段經文看來似有三個不同的說話者。

對於這樣的現象，學者們多半都觀察到了，並將之評論為「思想演進不太邏輯」（如Haller, Roudoph）、「欠缺統一或目標性的安排」（如Ploger, Notscher, Kraus）、「只是「觀念的表達或對問題的回應」（如Johnson）、「以「思潮(flow of thoughts)在演進」（如Gordis）等¹⁵。然而卻很少有學者積極地回應這個現象。有人歸因於這是有不同的底本所致，但欠缺明顯的證據。有人鑑於詩篇中也有一些將「我」—「我們」混用的詩，認為這樣的差異可以忽略，只是說話者口語的自由表達。然而，我們要問的是，有沒有可能這樣的人稱差異，無論是有意或無意中產生的，其實在語言的使用與內容方面，相對上也帶有可供辨識的差異，因此，不但不應該忽略，反應該將其視為區分「語意單元」(sense unit)¹⁶的指標？

若觀察 3:1-47，我們可以發現，「我」的部分似乎是最標準的哀歌語言。特別是 1-18 節當中，多半用哀痛、埋怨的語氣，以比喻性的語言，赤裸而強烈地表達作者內心的痛苦。以其詩體寫作方式來說，這部分多半屬於A>B平行體，也就是後詩行「從屬於」前詩行，乃為補充前詩行的方法（如 5 節）、原因（如 1 節）、時間（如 14 節）等細節。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某些後詩行其實根本可以省略掉。¹⁷本段的離合詩體裁對語意的影響不大，有不少連結的處理。

但「他」的部分明顯就不同了。25-39 節中，語意可說是跟隨著離合詩、有三節為一單位的現象。說話的語氣比較超然、客觀，以類似智慧文學的口吻，理性地評論上帝的作為、與人應有的回應（如 28-30 節用祈願式）。但與智慧文學不同的是，它不像箴言那樣常用反義平行體(antithetic parallelism)，多半還是同義的平行，當中甚至出現一些「層階式平行體」(staircase parallelism)

¹⁴ 23 節無法判定，故按最自然的說話順序，將之與 22 節連在一起，算成「我們」。

¹⁵ 參考Claus Westermann, *Lamentations: Issues and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Charles Muenchow (MI: Fortress, 1994), 72-77.

¹⁶ 蔡錦圖主編，基道釋經手冊，384 頁。

¹⁷ 譬如如Pamela Jean Owen, "Personification and Suffering in Lamentations 3", *Austin Seminary Bulletin*, Faculty Edition(105, Spr 1990), 75-76 .

的味道。例如 25-27 節，25 節說耶和華對於凡等候祂的人是好的，26 節則說明要等候的內容，就是耶和華的救恩，到了 27 節則再加上等候的時間，就是幼年。

至於「我們」的部分，在本研究範圍中有 22-23、與 40-47 節。其中 22-23、與 40-42 節的句子多半讀起來比較長（雖然重音數不見得增加）。22 節是採交錯配置的同義的平行體(synonymous parallelism)，也就是簡稱為 A=B 的平行句。40-42 節則為 A<B 的平行體，就是「A，甚至於 B」這種後詩行更清楚說明前詩行內容之平行句。譬如 40 節，前句只說要考察行為，但重點在後句「轉向耶和華」；又好比 42 節前句只說自己犯罪，但真正表達說話意圖的，是後句「你不赦免」。而由於 23 節直接稱呼說話對象為「你」；並且 40-42 節中用了四次鼓勵式（「讓我們」，有些只是意義上的鼓勵式），也提到要舉心向手、歸向神，語氣上有一種與神親密的風格，甚至像是禱告。

至於 43-47 節則轉為大多是 A>B 平行體，語氣也轉為埋怨。好像和 1-18 節的「我」的部分很類似。但是，若一起考慮到 22-23、與 40-42 節，整體來說，「我們」的表述，還是與「我」相當不同。

根據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我」、「我們」、「他」，不應被視為可被忽視的現象，反而應當成不同的「語意單元」而加以考慮。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在解經時應該如何來看待這樣的差異呢？

近十年來，學者們提出一種看法，認為耶利米哀歌不應以獨白(monologue)來理解，而應是以對話(dialogue)來解讀¹⁸。也就是說，站在視經文為一個文本的立場來看，其敘事時的人稱變化，無論有意或無意，其實可說是作者內心各種複雜、甚或衝突的心情之寫照。這些不同的說話者，代表著作者的不同面象或聲音(persona or voice)。這些聲音，好比是作者的不同「面具」(mask)，當中並沒有某個凌駕某個，而是要全部綜合起來，才能完整地呈現出作者的內心世界。

若以這種「對話式互動」的角度來區分本段經文，則可有如下的大綱：

「我」的第一次發言 1-21 節：	因神的忿怒而受苦
-------------------	----------

¹⁸ 主要有Lanahan, Provan, Dobbs-Allsopp, Miller等人，請參考Miller,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recent research", 17-18 頁。

1-4	被擊打
5-9	被圍困
10-13	被獵殺
14-17	被苦待
18-21	由絕望轉為盼望
「我們」的第一次發言 22-23 節： 因神的慈愛而不消滅	
「我」的第二次發言 24 節： 要仰望神	
「他」的發言 25-39 節： 神的作為與人應有的回應	
25-30	人應負軛仰望神
31-39	神至高的主權
「我們」的第二次發言 40-47 節： 人當歸向神	
40-41	應悔改轉向神
42	人犯罪、神不赦免
43-47	神在怒氣中追殺人

第二章 修辭分析

以下分別就三位說話者的內容做修辭分析。

(一) 「我」：1-21 節，24 節

1-4 節

- 【字組】：ymla]—yml[\

1a 詩行首以一單共的人稱代名詞「我」開始。而這個「我」見過什麼呢？作者運用 ymla] (音 ani) —yml[\ (音 oni) 在聲音上相似的效果，將「我」與「困苦」連結起來¹⁹。強調出「我」，就是深深經歷苦難之人的形象。後面 3a 也將「實在是我」放在詩行之首，強調出受攻擊的對象就是「我」。

- 【呼名的延遲】：耶和華

1b 說明「我」受苦的原因，是「因他忿怒的杖」。這個「他」，作者延遲到 18 節，才明白地說出就是耶和華。如前所述，這樣呼名上的「延遲」，配合聲音中的子拿韻，使得整句話的「懸宕」效果大幅加增。因為讀者其實可以由上文知道（譬如 2:22），這個「他」很可能就是耶和華。但是由於接下來的描述太過可怕了，讀者在讀到 18 節之前，（甚至作者也可能有這樣的掙扎），內心深處可能還是在掙扎、會期待不要是耶和華吧。

- 【字組】：r-b-v

4 節也運用了聲音相似的字組²⁰。4a 先有 yrifb. (我的肉體，音 bsr)，然後 4b 有子音順序對調的 rB\ (他破碎，音 sbr)。如同 1 節的字組，其聲音上的相似，加深了「他擊打我」的意象。

- 【暗喻 (metaphor) 的反用】：杖

1-4 節呈現出「耶和華的杖」這個「暗喻」，只不過很諷刺地，是反面的運用。「耶和華的杖」、以及「耶和華的手」（3 節）不再保護、卻是攻擊；不再引

¹⁹ F.W.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London: John Knox Press, 2002), 111.

²⁰ Adele Berlin, *The Dynamics of Biblical Parallelis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0.

人入光明，反領人入黑暗。帶出來的意涵是，一貫保護我們的耶和華，而今竟然反轉成爲我們的敵人！²¹

5-9 節

- 【暗喻】：圍困，【明喻(simile)&暗喻】：死亡

5-9 節，多半在詩行首重複一連串有關「圍困」的動詞（如築牆、圍繞、阻擋等），層層交織出被拘禁的意象。6 節同時用「明喻」(6b)和「暗喻」(6a)，帶出「死亡」的意象。整體呈現出深深的無助感，「暗喻」說話者乃處於其「被俘虜」的狀況。

- 【雙重反諷(double-irony)】：建築的意象

9 節「鑿過的石頭」運用好幾重「反諷」(irony)的手法。第一重在於「鑿過的石頭」原本是不准用在壇上的（出 20:25），但所羅門聖殿卻有用到（王上 5:13-18, 6:36）²²。第二重，則是竟然連用來建築聖殿也不是，反被散落在地對人成爲牢不可破的障礙。所以說，原本「建築」的意象，卻被反轉成爲爲耶路撒冷與聖殿陷落的隱喻。第三重，某些學者認爲這個意象也可解爲，陷落的城市與聖殿之城牆，被重新建築（參摩 9:11）但卻變成如「監獄」一般。²³ 以致於連禱告也無法傳出（8 節）。9b「我的路他彎曲」說明了神待他們如對待惡人一般（參詩 146:9）²⁴。

10-13 節

- 【字組】：~mv—~yf

11 節~mév ynhif 也是一個聲音類似的字組，透過聲音將不同的語意（「他置我」—「淒涼」）緊密連結。

- 【經過變形後的暗喻】：10-13 節

²¹ 關於這點有個創意性的看法，認爲哀 3:1-6 乃是詩 23 的相對。雖然不十分令人信服，還是可以參考 Pierre J.P. Van Hecke, "Lamentations 3,1-6: An Anti-Psalm 23",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the Old Testament*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6, no.2, 2002), 264-282.

²² Berlin, *Lamentations*, 89-91.

²³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112.

²⁴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書樓，1995 年），98-99 頁。

10-13 節在暗喻的使用上，經歷「變形」(metamorphosis)後的重組²⁵。首先，10 節中，本該是保護羊群的上帝，卻變形為野獸而攻擊羊群（人）；其次，11 節起，本來是羊群的人又變形為野獸、落入陷阱中被變形為獵人的上帝所追殺。茲將變形歸納如下：

上帝：牧人→野獸→獵人

作者：羊→野獸

但不管怎樣變形，作者都還是被那個身份的仇敵所追殺。

14-17 節

- 【意象的延續】：嘴巴

這段經文中重複使用關於嘴巴的意象²⁶。14 節的笑話、歌曲，都是人由嘴巴發出的反應，15 和 16 節則提到嘴巴被苦待，沒有吃到食物、反而被用苦草、茵陳、砂石所苦待。

嘴巴吃灰塵可能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字面意義上，作者可能真的在危難中，吃到蒙灰的食物；但也可能是比喻性的語言，暗示作者處在被征服的淒慘狀況下。²⁷

18-21 節

- 【錯置】(juxtaposition)

18 至 19 節、與 20 至 21 節，連續有兩次在文法上沒有任何暗示，但是卻是差異相當大的內容擺在一起的情況。譬如，18 節其實承襲 1-17 節，就是因苦難過重、作者認為他在上帝那邊已經毫無希望；但緊接著 19 節，作者卻還是祈求神紀念他的痛苦²⁸。20 至 21 節則是更明顯的大轉折。作者在 20 節表示，他想到所經歷的苦難時，他就憂悶；但在 21 節卻緊接著說想到某事時，就有盼望。有意思的是，19、20 節因為都用 *rkl* 開始而使得 18-19 節與 20-21 節這兩個單位有了聯繫，但語意上卻截然相對，所以使得這裡好像產生了第三次的轉折。

²⁵ Berlin, , *Lamentations*, 91.

²⁶ Berlin, , *Lamentations*, 91.

²⁷ 同上

²⁸ 至於為什麼 19 節是「求你紀念」、而非「我紀念」，請參考附錄。

(二) 「他」：25-39 節

● 【層階式的平行體】

如同第一章中對25-27節的說明，這部分有三節三節為層階式平行體的味道。而且，往往有程度越來越強的趨勢。譬如28-30節以祈願式（有些只是意義上的）列出的事項，是一項比一項更難的，就是獨坐無言比較容易，口貼塵埃仍有指望較困難，但最難的是任人打臉並忍受羞辱。²⁹31-33節則是越說明越清楚。31節先說主不永遠丟棄人，32節則說明所謂的不丟棄、就是在苦難的同時祂也會賜憐憫，33節則結論說這就是祂不甘心使人受苦。

注意在此，25-27節都用**baJ**、31-33節都用**yKi**開始，加強了離合詩的效果。³⁰

● 【回應】(response)

31-33 節這段都用**yKi**開始的部分，回應說明了 28-30 節、甚至是 25-27 節人為何應該要如此做的理由³⁰。而 37-39 節，則回應了 34-36 節³¹。34-36 節列舉三種不公義的行為，到了 39b就直接用**aj xɛ**（罪）來稱呼，並且在 36-37 節說明至高者的權柄。36b說**haʔ" al { ynblə**（主不看），37b則呼應**hVɛi al { ynblə**（主沒有吩咐）。

● 【暗喻的反用】

在這裡，將其他經文情境中，被用來當負面意義的暗喻，反過來用成正面意義。譬如輓(1:14)、獨坐(1:1)、砂石滿口(3:16)等，在27, 28, 29節中都分別地被轉用成正面的意義。³²

● 【上帝屬性的主題】(motif)

31-39節用了一些通常用來敘述上帝的主題來論述。31-33節以神是「醫治者」為根基、34-39節神是「最公義者」。至於37-39節，則用神是「創造者」，來表達上帝至高的主權。注意這與「我」的部分，通常反轉上帝屬性的論述相當不同。

²⁹ 蓋華德，苦難的盡頭，76 頁。

³⁰ Rekena, , *Lamentations*, 399.

³¹ Rekena, , *Lamentations*, 412.

³² Berlin, *Lamentations*, 94.

- 【修辭問句】(rhetorical questions)

38節由al 開始的詩行是修辭問句。有人解釋成強調性的感嘆句³³。但兩種的意思都是正面的肯定。

(三) 「我們」：22-23 節，40-47 節

- 【交錯配置】chiasm

22 節是很標準的交錯配置。

hw̄hy>yds̄x (耶和華的慈愛) (Whm.tēal{yKi (我們不致消滅)
X

Wl k'-al{yK (不斷絕) wym(x) (祂的憐恤)

有意思的是，若加上23b ^tWlma/ hBr: (你的信實廣大)，則22-23節所舉出的上帝的屬性(慈愛、憐憫、與信實)，幾乎與出34:6：「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的描述是相同的。³⁴

- 【回應】

這裡有些用字，是跨越說話者的回應³⁵。譬如 23b提到^{^tWlma/}(你的信實)，26b就具體的說其中一樣就是 hw̄hy>t[Wwt. (耶和華的救恩)。22a說 hw̄hy>yds̄x; (耶和華的慈愛)，(25b回應^{hw̄hy>bAj} (耶和華是好的)。U

- 【錯置】(juxtaposition)

42a 到 42b，就像 18-21 節一般，突然在內容上大轉折。42a 承襲 40-41 節，仍然秉持要認罪悔改歸向神的態度；但 42b 突然改換立場，說是神不赦免罪。如果將 43-47 節也一併考慮進去，就會清楚地看見，42b 其實有埋怨神不赦免罪而造成苦難的意味。

- 【暗喻的反用】

³³ Debert R. Hillers, *The Anchor Bible, Lamentations* (NY:Doubleday, 1972), 58.

³⁴ 蓋華德，苦難的盡頭，68 頁。

³⁵ Rekena, *Lamentations*, 383.

43, 44 節都以%KS開始。這個動詞通常有「保護離開危險」的正面意味（參考基路伯遮蔽約櫃的經文，如出 25:20，王上 8:7，代上 28:18。或摩西需要被遮蔽好不直接見神面，如出 33:22）。而雲!n['在以色列出埃及的過程，更是彰顯上帝的同在、引導與保護（參考出 13:21, 14:19-24, 16:10, 19:16, 33:9-10，利 16:2，詩 105:39 等）。但在此，雲的暗喻、與遮蔽的動詞都被反用。本來彰顯上帝同在的雲，卻成爲上帝遮蔽自己的管道；而遮蔽，本該是遮蔽人遠離危險、卻反轉成遮蔽人遠離上帝。諷刺的含意極重。

- 【回應】

42b說 Txlš' al{hTb; (你不赦免)，43b回應 T'l m{x' al{ Tgřb' (你殺戮、不顧惜)。41節提到要舉心向手，44b則具體的說出 hLpıT. (禱告) 這個詞。

第三章 互動式的對話分析

在瞭解各說話者的說話內容之後，接下來要思考的問題是，這三位說話者是如何互相影響的？在此，可參考由Bakhtin提出、被Miller運用在討論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時所用的分類³⁶，將互動式對話分為兩大類³⁷。第一類「積極的對話」(Active Double-voiced Discourse)，指的是一說話者的表述，強烈地影響到另一說話者，使其無法維持原先說話時的意圖，而在字句表達和內容意涵上有所改變。第二類「消極的對話」(Passive Double-voiced Discourse)，指的是一說話者的表述，被另一說話者以相同或類似的字句包含在其發言內容當中³⁸；但若這些相似的字句，仍帶有原來的內容意涵或意圖，則歸類為「消極的同方向對話」(Passive Uni-directional (*Stylization*))，若是在內容意涵或意圖上有所改變，則歸類為「消極的異方向對話」(Passive Vari-directional (*Parody*))。

以這樣的分類來觀察本段經文中各說話者的互動，有如下的發現：

(一) 「我們」(22-23節)的第一次發言，對「我」(24節)產生「積極的對話」之影響。

「我」在1-18節所說的話都是非常痛苦、埋怨的。說話者連續用了「不再牧養反是攻擊的『杖』」、「不再支持反是圍困的『建造』」、「牧人轉為獵人、羊群轉為野獸」、「對『嘴』不餵養反而凌虐」等各個比喻，且多半是諷刺性、經過扭轉後的反諷式比喻，苦澀地宣瀉出他在經歷苦難時的哀痛。而其中最深的痛苦，就是原本是牧養我的耶和華，竟然改變、扭轉成為我的仇敵！！雖然一開始沒有明說，也似乎是不願意明說，但隨著發言的進行，可以

³⁶ C.W.Miller, "Reading Voices: Personification, Dialogism, and the Reader of Lamentations 1."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26 no 1 (2001), 393-408. 他參考的是Bakhtin 用來研究俄國文學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詩之理論，詳見M.M.Bakhtin, *Problems in Dostoevsky's Poetics* (ed. C. Emerson;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79-85.

³⁷ 基本上，積極與消極的區別，在於一說話者在發言時實際表達出來的字句，是否有被含括到另一說話者的發言中。如果沒有，但卻對其意圖造成影響，則是積極的對話；如果有，則是消極的對話。

感受說話者的痛苦與絕望漸漸加深，最後在 18b，他終於明明白白的呼喊出「我在耶和華那裡的希望滅亡了！」

19 節以後，「我」似乎陷入矛盾中。前述 19-21 節三重的轉折，讓我們可以想見，說話者的內心似乎掙扎於究竟耶和華是我的牧人、或是仇敵？我是要懇求耶和華紀念看顧我、或是另尋出路？的種種問題中。

此時，22-23 節「我們」的發言，對「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個「我們」，宣告上帝的慈愛、憐憫、與信實，使人有盼望。而且說話者好像不只是由歷史中認識神，更好像是親身經歷過神，耶和華對其不是高高在上的「祂」、而是「你」。這個「我們」宣告耶和華的慈愛與信實，每天都是新的，是每個人每一天真真實實可以去經歷到的；意思是即便在這個看似完全絕望、上帝也似乎完全扭曲的痛苦情境當中，人仍舊可以因著憑信心仰望神，而經歷祂不改變的慈愛、憐憫、與信實。

「我們」的發言，積極地影響了仍在猶豫、矛盾中的「我」。請看「我」的第二次發言，「我」在 24 節說：「耶和華是我的份、我的心說，因此我要仰望祂。」

可以清楚的看出，「我」由對神毫無盼望、轉變為認為神是他的份，由對神諸般的埋怨，轉變為仰望神。24 節的「我」的第二次發言，與之前的 1-21 節的第一次發言，在字句表達與內容意涵是截然不同的。這就是「我們」對「我」產生的積極對話影響。

(二) 「他」(25-39 節) 對「我們」第二次發言之第一部份(40-41 節)，產生「積極的對話」之影響。

讓我們先來看看「他」在 25-39 節說了什麼。這個不特定的第三人稱，好似站在有點距離之外，客觀地描述「主」的作為。(請注意他在描述上帝時，除了 25-26 節使用「耶和華」這個與人較有關係互動的名稱，之後都用與人比較有距離的稱呼，三次使用「主」、二次使用「至高者」)。他客觀地陳述，哪些是主認為好的(25-27 節)、哪些是不好的(34-36 節)，主有什麼屬性(31-33, 37-38 節)，一個人又該有怎樣的態度(28-30, 39 節)。以近似智慧文學的風格，他勸告人要甘心承受因犯罪而來的痛苦，並仰望神。因為主不

³⁸ 我與 Miller 對消極對話在定義上有一點不同，在於 Miller 定義「…以相同的字句包含在其發言

僅是至高的公義者、是命定一切的創造者；但也同時是賜憐恤、要恩待那些負軛仰望其救恩的人。整個論述比較像伯 5:17：「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

40-41 節的「我們」明顯的受這段發言影響。兩者都描述出一個掌管至高主權的上帝（35, 38 節用「至高者」、31, 36, 37 節用「主」；比較 41 節用「天上的神」），對罪的處理態度都相似（27-30&39 節提到要勇於承擔罪的後果；40 節則進一步地勸告要轉離罪歸向神），也都帶出憐恤人、樂於回應尋求祂的人之神的屬性（25-26 節；比較 41 節那讓人樂於禱告呼求的神）。可以看出，25-39 節的「他」，對 40-41 節，產生了「積極的對話」之影響。

（三）「他」（25-39節）對「我們」的第二次發言之第二部分（42節），產生「消極的異方向對話」影響。

然而，「他」對42節所產生的影響就不同了。42節與「他」的發言，在用字上還是相似的。譬如都承認自己犯罪（39節用aj xe；42節說我們是[vP並hrm]），都瞭解上帝的主權、與犯罪所帶來的羞辱與痛苦之後果（比較27-30節「負軛」、「口貼塵埃」、「滿受凌辱」，39節因自己的罪受罰不應埋怨；與42節「你（耶和華）不赦免」）。但是在內容上，這些相似的用字，卻有完全不同的意涵。在「他」的表述之中，對於神不赦免人的罪之事實，表達出心甘情願地謙卑承擔罪的後果之態度；然而在42節以後的「我們」表述之中，對於「你不赦免」這個現象，卻隱含埋怨與怒氣（這由43-47節焦點在敘述上帝為殺戮者，並使得他們在萬民中成為渣滓等描述可以看出）。42節比較是在埋怨上帝為其仇敵。這樣看來，「他」的表述、與42節「我們」的表述，兩者構成樣用字相似、但意義相異的Parody，產生了「消極的異方向對話」。

（四）「我」（1-18節）對「我們」第二次發言之第三部分（43-47節），產生「消極的同方向對話」之影響。

「我們」的第二次發言，到了43-47節以後，口吻和內容轉為和1-18節的「我」很類似的埋怨，而且將「我」的發言，以相同或類似的用字重述。兩人都表明痛苦的原因是上帝的怒氣（1節用hrb[,]；43節用@a），都說禱告無法

內容當中」，而我則放寬到「…以相同或類似的字句包含在其發言內容當中」。

傳到上帝那裡（8節 $yt\lbracket piT. \sim t\lbracket f'$ ；44節 $h\lbracket piT. rAb\lbracket jme$ ，都描述自己失去平安的狀況（17節 $yv\lbracket pn: \sim Al \lbracket vmi xn\lbracket aTir$ ；比較47節 $Wh\lbracket l\lbracket p\lbracket hyhl' t\lbracket xp\lbracket f' dx\lbracket P\lbracket o$ ，用反面的敘述說出類似的情況），也都說自己在萬民中被輕視（14節 $yM\lbracket i;-l\lbracket k'l. 'qx\lbracket F$ ；45節 $\sim yM\lbracket [h' br\lbracket qB..Whm\lbracket p\lbracket fiT. sAam\lbracket W yx\lbracket is]$ ）。

綜合來看，這兩者的內容與發言意圖非常相似，都是在埋怨，就是因為上帝在攻擊、殺戮祂的百姓（1-4, 10-13節；比較43節），使得他們這般地痛苦。而且如前所述，43-47節乃是使用1-18節中類似的字句，來表達同樣的意圖。故可說「我」（1-18節）對「我們」第二次發言之第三部分（43-47節），產生了「消極的同方向對話」之影響。

第四章 神學討論

那麼，透過各角色的對話互動，作者表達出什麼樣的神學意涵？對當代的我們這些讀者來說，本段經文又有什麼意涵？在討論之前，必須先處理的是，「我」、「他」、與「我們」這三種不同的角色，究竟是誰／什麼？

學者們對這個陽性第一人稱的「我」，曾經提出許許多多的建議。有人按照希伯來聖經傳統認為是耶利米，有人根據早期希伯來人「流動人格」或「集體人格」之傳統、認為有可能是一個先知或祭司群體，有人根據3:1的表述近似近東的城市輓歌而認為是某個大王，有人因3:1-18對身體的攻擊與被圍困的描述相當具體而認為是耶城中一個戰敗的士兵，有人因其多受苦難而甚至認為那是受苦的彌賽亞…。然而事實上，大多數學者都承認，耶利米哀歌本身並未提供足夠的訊息讓人能確定作者是誰。³⁹

所以，我個人偏向Hillers所提出的看法，認為「我」可以是”everyman”（每個人、芸芸眾生）⁴⁰，對哀歌寫作的當代來說，他有可能是任何一個或數個與耶路撒冷滅亡息息相關的人；而對後來歷世歷代的讀者而言，每個正在苦難中痛苦掙扎的人，都可以是這個人。⁴¹

那麼，「他」與「我們」又可能是誰？熱衷研究希伯來文詩歌在禮儀中如何運用的學者，多半認為這與詩篇哀歌中申訴詩中的轉折一樣，乃是屬於祭司宣告的部分。然而，站在視文本為一整體的立場，我認為更恰當的解釋，是將「我」、「他」與「我們」，皆分別看成是作者的面具，是作者內心不同風貌的呈現。好像作者在遇到苦難時，內心深處不禁浮現出許多的掙扎與努力，好讓自己能夠面對這個困境。而這三個聲音「我」、「他」、「我們」，或許出於作者的理性、感情、意志、經歷、潛意識等各種人性的層面，我們無從明確得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聲音或面具本身並沒有前後完全一致、而且在互

³⁹ 可以參考學者們的歸納，如Miller,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recent research”, 10-12.

⁴⁰Hillers, *Lamentations*, 59-64. 其他持相同看法的學者譬如F.W.Dobbs-Assopp（參考其 *Lamentations*, 105-9），蓋華德（參考其苦難的盡頭，64-66頁）等。

⁴¹ 所以文法上的單數陽性動詞，只是一種「集體人格」的表達，事實上可以代表男、女、單數、多數。至於為什麼不像前面一、二章用女性錫安的角色，是因為三章乃以實際的身體受攻擊等比較軍事性的比喻來表達，與前面二章用女性受性侵犯的暗喻，手法不同。

動中彼此也相互產生影響。

那麼，作者透過這些說話者，表達出什麼神學意涵呢？我認為有以下的重點：

第一、三位說話者的互動，顯示出人的軟弱與不可靠。

本段經文中，那痛苦埋怨的「我」，雖然似乎透過與「他」與「我們」的互動，再次肯定要仰望耶和華的生命態度。不過就像42節以後的「我們」又開始埋怨一樣，我們可看出這三位說話者對神的態度，不始終都是一致的。這就說明了在信仰的歷程上，人其實是軟弱的，人出於自我的努力，不管是由感受、理性、經歷等各種層面而來的努力，都不絕對可靠。

第二、三位說話者的互動，顯示出信心的重要性。

那麼在信仰的歷程上，人究竟要用什麼來面對上帝呢？三位說話者其實都表達出類似的態度。「我」說要「仰望」耶和華（24節），「他」說要「靜默等候」其救恩（26節），「我們」則說要「歸向」耶和華（40節）。這些都表達出信心的態度，也就是說，人的各種層面，情感、理智、意志、經歷等特質，其實都應該在對神的信心裡被運用。如此一來，人關注的焦點，就不再只是感官經驗當中的種種苦難，而深深絕望；反而透過信心，其關注的焦點可以轉換到神身上，如此在苦難當中，則仍舊能夠因仰望耶和華而有盼望。

第三、信心的根基，在於上帝不改變的屬性。

而盼望由何而來？相對於人的軟弱與不可靠，作者在22-23節提出上帝的慈愛、信實、與憐恤，乃是使人不致滅亡，反倒是可以不斷經歷神的根基。因為神的慈愛，乃是超越人的行為表現、一種堅定而永恆的立約之愛。我們看到，即使作者因苦難而對神埋怨、絕望、質疑，但神並沒有因此放棄作者，仍舊愛他。作者說，當他思想到這事，他就在絕望的憂悶中轉為盼望（21節）。

同樣地，雖然作者暫時處於神的忿怒之下，甚至他所認識的上帝幾乎完全扭曲成為他的仇敵；但作者也明白，至高者並不無端發怒，祂的怒氣與祂目前不正常的作為，乃是祂本著祂一貫的公義，對人犯罪的現象所做的暫時性的回應。所以某程度而言，上帝的忿怒，其實也是對人的一種安慰。因為即便這是

以負面型態來展現，但仍舊顯示出上帝的屬性乃是不改變的，如是就使人有盼望。

第四、人神關係是此時此地的(here and now)

軟弱的人要如何常常地來經歷上帝不改變的愛呢？作者在23節說出一段很棒的話：「每早晨（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實廣大！」作者瞭解，對於軟弱的自己來說，其實他每時每刻都可以來到上帝的面前，被祂永恆的慈愛與信實所觸摸。上帝昨天幫助他，今天上帝也會再次扶持他；上帝曾經安慰其他人，這位不改變的上帝也會安慰醫治他。人神關係其實是此時此地的⁴²。

第五、本段經文存在的事實，顯示出上帝的慈愛。

最後，我認為，上帝讓本段經文這樣充滿矛盾、掙扎、甚至對神強烈質疑的內容，保留在聖經正典之中的事實，其實就表達出上帝對人無限的容忍與慈愛。我認為這顯示出上帝瞭解每位祂的兒女，都像本段經文的作者一般，在信仰道路上難免都會面對各種掙扎與衝突。並且祂樂意接納人的衝突與質疑，樂意給人時間成長，樂意在人完全喪失信心時，耐心的以祂不變的慈愛與信實來等候人轉向祂。這實在是極大的恩典！

對於我們這些新約之後的讀者而言，透過基督，我們可以更深的瞭解這樣的恩典。就像來4:15-16所說的：「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⁴²楊牧谷，從創傷到醫治：哀歌研究（香港：聖約團契，1995年），93-94頁。

結論

最後，我想以張力的角度，來總結本段經文在各層面所呈現的文學特色之彼此間的關係。綜合來說，修辭上，本段經文運用極嚴謹的結構和語言（譬如離合詩、層階式平行體、與經過精細處理的比喻性語言等）、來處理極赤裸奔放的情感，在體裁與內容上產生因不平衡所帶來高度張力；敘事上，三位說話者自己本身的不一致、還有因其各種對話式互動所帶來的相對改變，使得整體風格不安定而帶來張力；但這些，我認為反而加強了神學上的張力，就是這樣的修辭與敘事，反而真實的顯現出人是何等的軟弱，從而對比出上帝不改變的慈愛是何等的堅定。說明了人在神人關係中，最重要的態度，就是憑信心仰望神。

附錄：經文註釋

1 節

- **rbgk**: 一個人，陽性單數。但並未解釋是誰，留待討論。
- **ynl**: 痛苦。七十士譯本用 *ptwcei, an*，取此字「貧窮」之意。哀歌多次使用此字，如 1:3, 9; 3:19 等。
- **Attrb**, **j bvb**: 和合本翻譯「因耶和華忿怒的杖」，但原文只說「因他的忿怒的杖」。**hrb** 是忿怒、激怒，怒氣，由字根 **rb** 而來，表達出超過份量的意思，然也加上神猛烈的忿怒之意（詩 78:49），是以不可抵抗的方式彰顯出來（賽 13:9，結 22:21, 31）。因此，在 **trb**, **~Ay**（耶和華忿怒的日子，如耶 7:29，結 7:19，番 1:15, 18 等），指的是神的忿怒滿盈，要消滅一切不討祂喜悅或抵擋祂者的審判時刻。⁴³
- **j bve**: 杖，在舊約中有不同的用法，有時指牧人的杖，表達安慰、引導之意，如詩 23:4，彌 7:14 等。但也用於責打，特別是有些時候指神的審判，如撒下 7:14，伯 9:34，詩 2:9, 89:32，賽 10:5，彌 5:1。⁴⁴

4 節

- **ytAmc**; **rBvi**: 折斷我的骨頭。應只是象徵用法。

5 節

- **hal' tw varö: vare** 是 **vAr** 的同音字，指有毒的苦草。和合本在此譯為「苦楚」，19 節翻譯為「苦膽」，英文譯本則兩種都有，譬如 *"bitterness and hardship"* (NIV), *"gall and travail"* (KJV), *"bitterness and tribulation"* (NRSV) 等。**hal' t**（艱難）被用在描述以色列在埃及（民 20:14）、曠野中（出 18:8）、或在巴比倫或亞述欺壓之下（如尼 9:32）時用。⁴⁵

6 節

⁴³ 舊約神學辭典，726 頁。

⁴⁴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94 頁。

⁴⁵ BDB, 521. BDB 指的是 Brown, Driver, & Briggs, *The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reprinted by MI: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1).

- ~yKivxjB.: 在黑暗之地，可指人在當中會迷失方向的黑暗之境，或指人在墳墓或地獄中（相當於 lwav，如詩 88:7）⁴⁶。6 節整句與詩 143:3c 相當，描述有如人死後躺在墳墓的黑暗中的景況。⁴⁷

8 節

- [wv]a: 'q[za: q[z 是呼喊，而 [wv 有呼喊求幫助的意思，特別是向上帝求助（如詩 119:147, 伯 36:13, 賽 58:9 等）。⁴⁸

9 節

- tyz": 指 tyz" ~ynba 鑿過的石頭，用來當建材或做桌子（如王上 5:31, 代上 22:2, 結 40:42, 出 20:25, 摩 5:11 等）。⁴⁹

11 節

- ynk/pyn): xVP 在舊約中僅在此出現一次，意思有待商榷，亞蘭文中為切碎或撕碎（參考撒 15:33 之 Targum）；在詩 7:3, 被用來代替 qrp, 意思是（被獅子）撕裂。⁵⁰
- ~m' : 形容詞，荒涼、被蹂躪，可用來形容荒涼的聖殿（但 9:17）或荒涼的地（耶 12:11）。

13 節

- AtPva; ynB.: 箭袋的兒子，意思就是箭袋中的箭。hyl K 是腎臟，乃以部分形容全部，就是指人，或也有指人的要害之意。

15 節

- ~yrBrMb;: rrm 複數用來指苦的東西、苦草（如逾越節筵席用的）。參出 12:8, 民 9:11。⁵¹

⁴⁶ BDB, 365

⁴⁷ 至於人是死了多久，有些人覺得沒影響，見 Keil & Delitzsch, *Jeremiah Vol. II*, Commentaries on the Old Testament (MI: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6), 406。有些人則認為翻譯「永久死亡」比「死了很久」要好，如 Berlin, *Lamentations*, 90。

⁴⁸ BDB, 1002.

⁴⁹ BDB, 158.

⁵⁰ Keil & Delitzsch, *Jeremiah Vol. II*, 407.

⁵¹ BDB, 601.

- **חנ** [ח] 𐤇: 中文翻譯「茵陳」，此種植物象徵苦澀、痛楚。摩 5:7 說「公平變為茵陳」，6:12 「使公平變為苦膽，使公義的果子變為茵陳」等，乃用此字描述被扭曲的公義。申 29:17(18) 「惡根生出苦菜和茵陳」，指的是人拜偶像的惡果。耶 9:14, 23:15，以及此處，則用來描述受懲罰。此外，此字也用作發生不當性關係的後果，如箴 5:4。⁵²

17節

- **חנ** [ח] 𐤇: 字根 **חנ** [ח] 𐤇，此動詞型態可以是三單陰或二單陽。由於直接的上下文並沒有對神講話的第二人稱出現，故一般解釋以三單陰來看，將主詞當成 **יְהוָה**。而又由於此動詞有不及物（意為厭棄，如何8:5）、與及物（意為拒絕，如何8:3）兩種意思⁵³。就文意來說，也考慮到後面還有 **אֶל־אֲנִי**，所以比較通順的作法，是將原本經文中的 **חנ** [ח] 𐤇 (Qal未完成式三單陰) 改採用異文 **חנ** [ח] 𐤇 (Niphal未完成式三單陰)⁵⁴，也就是以三單陰、及物動詞的 Niphal 意義，將本句解為「我的生命被平安拒絕」。

英文譯本中如 "thou hast removed my soul far off from peace" (KJV)(WEB)，以及中文的和合本「你使我遠離平安」採二單陽，但大部分的譯本都以三單陰來解釋，如 NIV, NASV, "my soul is removed far off from peace" (NIV)。

18節

- **חנ** [ח] 𐤇: 尊貴、繁榮、長存。可用於描述以色列的榮華 **אֶל־אֲנִי חנ**，也可用於說明個人生命的續存，如 **חנ** [ח] 𐤇 **דְּבַר**。⁵⁵

19節

- **חנ** [ח] 𐤇: 是 (wormwood，中文翻譯為「茵陳」，是迦南地出產的一種苦菜，代表審判所帶來的苦難。苦膽，或者指有毒的東西。⁵⁶

20節

⁵² BDB, 542.

⁵³ 主要的論據是根據 Keil & Delitzsch, *Jeremiah Vol. II*, 409-411 而來。

⁵⁴ BHS, 1361.

⁵⁵ BDB, 664.

⁵⁶ BDB, 542.

- **rAkēti**：「紀念」原文是用祈使式單陽動詞。和合本翻譯「耶和華啊，求你紀念…」是很合理的，英文版本中 KJS, WEB, JEB 等沒有加上耶和華，但翻譯都類似。然而 NIV 翻譯 I remember my affliction and my wandering，是與七十士譯本 *evmnh, sqhn avpo. ptwcei, aj mou*（我紀念我的困苦）雷同，重點在表達詩人自己無法忘懷其痛苦的心情。

22 節

- **dsx**：慈愛，指的是上帝對祂子民不變的、忠誠、堅定的愛。這個字貫穿在整個上帝與以色列百姓的關係中。⁵⁷表明神對以色列之立約關係，乃是神主動的、超乎人的行為表現的，一種不改變的愛。神的 **dsx** 乃是永遠的（如詩 136 的副歌），即便在人的 **dsx** 並不是這樣時（何 6:4）。**dsx** 既指愛的態度、也指愛的行動，並且當其對象處於可憐狀況時，也包括了憐憫。KJV 中的 "loving kindness" 與這個字完整的用法相去不遠。⁵⁸
- **~Xr**：（憐憫）本意是子宮，指的是如上帝如母親般的憐恤與愛。

23 節

- **^tllma**：名詞，字根為 **ma**，表明真實、可靠、足可信任或信賴。有學者認為此字在被擄之後才成為普遍。⁵⁹在此是描述上帝的誠實、信實之屬性。

24 節

- **qll x**：（份）這個字，原指以色列分地時的土地（書 19:9），是居住之地，也是神的居所（耶 16, 51:19，詩 16:5, 142:5）。而 **hwly>yqll x**，「耶和華是我的份」為信上帝之人之歸屬感⁶⁰。參考民 18:20「我（耶和華）就是你的份，是你的產業。」、以及申 10:9，喪失家園的以色列人就如同利未人一樣，單單以上帝為他們的保障。

⁵⁷ Re'mi, S.Paul, *God's People in Crisis, A Commentary on Amos and Lamentations* (MI:Grand Rapid, Hansel Press,1984), 107.

⁵⁸ 舊約神學辭典，343-6。

⁵⁹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106-7。

⁶⁰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107。

26 節

- **lyxyll**: 難解，若參考七十士譯本 kai. u`pomenei/，則較好的解釋是採取異文 **lyxjn**⁶¹，將此字當成 **ly** 的 Hiphil 未完成式三單陽⁶²，此動詞 Hiphil 的意思是「等候」，參考伯 32:16，士 3:25。
- **~mdd**: 「在靜默中」學者對其為名詞、或形容詞、副詞等有不同看法。在此採納 Keil 視為形容詞，意思是 in silent。整句有”to be silent and wait for”的意思。⁶³這樣的用法與詩 38:15，和賽 30:15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相同。⁶⁴

27 節

- **l [**: 「軛」象徵艱難沈重，有苦難之意。亞蘭文譯本解為誠命，但看上下文應以苦難較好⁶⁵。
- **wyrw[n**: 「幼年」，尼古士伯解釋這字不是說年紀上的年幼，而是指仍具有朝氣、未受馴服、有力量的時候。⁶⁶

28 節

- **l jh'**: 是 **afh** 的少用同義字。⁶⁷**natal** 常常翻譯為「負起」、「擔起」。這個字和敘利亞字 **ntal** 相近，也作「重」解。⁶⁸
- **~Ddh>'ddB' bv**: 獨坐無言，呼應 1:1。1:2 在此詞後面接上痛哭。在此表達出默默地忍受苦難的含意。

29 節

⁶¹ BHS, 1362.

⁶² Ludwig Koehler & Walter Brumgartner, *Th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Study Edition, Vol. I*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2001), 407.

⁶³ Keil & Delitzsch, *Jeremiah Vol. II*, 414-5.

⁶⁴ 蓋華德，苦難的盡頭，75 頁。

⁶⁵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108。

⁶⁶ 同上

⁶⁷ BDB, 442.

⁶⁸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109。

- **WhyPè 'rp' [B(!Tj]**: 口貼塵埃，表達出中東地區悔罪的習俗。⁶⁹而後面插入的子句 **hwq.Ti vyEyl ha** (或者盼望) 顯示在作者心中，他不放棄上帝會救他脫離苦難的信心。參考伯 11:18，耶 31:17。⁷⁰

30 節

- **hPrxB:** 意為凌辱。**yxil pWhK@l. !Tj]** (將腮頰給打他的人) 表明完全的降服。賽50:6，彌5:1，太5:39, 26:67，彼前2:20-23等都有類似的用法。⁷¹

33 節

- **ABLmi 'hN[l al j:** 「不從祂的心」使人受苦：表示神「不存心」叫人受苦的意思。而若神允許人受苦，無非是要促進人屬靈的好處，如詩119:75：「你使我受苦，是以誠實待我」，或林後4:7「我們這至暫置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其重無比永遠的榮耀。」⁷²

34-36 節

- 文法上的主句是 **har' al (ynblə**，而前面三個由 **l** 開始的不定詞子句就是看的受詞。⁷³

36 節

- **har' al (ynblə** (主不看)：表示神看不上這些不公義的事情。七十士譯本和耶路撒冷聖經翻譯為帶有困惑的語氣：「主難道不在意嗎？」或「主難道不關心嗎？」還是正面的肯定上帝為公義、施恩的神。⁷⁴

35 節

- **!Ayl .[,** (至高者)：在本卷書中只有出現 3:35, 38 兩次。顯示只有神才是至高的審判者。⁷⁵參考詩 113:4-6。

⁶⁹ Keil & Delitzsch, *Jeremiah Vol.II*, 416。

⁷⁰ 同上

⁷¹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109-111。

⁷²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111。

⁷³ Keil & Delitzsch, *Jeremiah Vol.II*, 417.

⁷⁴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113。

⁷⁵ 同前

!Ay1.[, ynP. dqnk 是因為舊約律法中多次提到，訟事要提到至高者前（出 7:9），也就是上帝、或以上帝之名行審判的審判官面前（詩 132:6）。⁷⁶

39 節

- rbgkkyxè ~dla 重複地用活人、人，用意可能是如傳9:4一般，要強調有生命就有希望，以及其隱含的相反面，就是猶太人觀念中的，死人則沒有希望。⁷⁷

40 節

- r'qk. 和 f'p'x：兩字都是 search out, explore 的意思，可翻譯為「考察」。後者在士 18:2 翻做「窺探」。同義字連用兩次，所以合和本加上「深深」來表達。⁷⁸
- blw：是希伯來文中重要的字。「歸向」就是「悔改」的意思，而且是指徹底的轉離罪、歸向神。

41 節

- ~yPK:l a,：本意是「向著手掌」，但七十士譯本用 epi，意思變成「放在手掌上」。這可聯想珥 2:13，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是謙卑誠心認罪的表現。⁷⁹

42 節

- Whyrbw wh[vp'：兩字都是違背神的表現。前者原意是叛逆不順命，後者原意是頑梗、違背（參王上13:21, 26，耶4:17，民20:10）。⁸⁰

43 節

- @a：最基本的意思是鼻子，也指人或神的怒氣。特別強調是情緒上激烈的憤慨與怒氣。神的怒氣，是當百姓犯罪時才發作，因人的罪使神痛苦、也

⁷⁶Keil & Delitzsch, *Jeremiah Vol.II*, 417-8.

⁷⁷ 同上

⁷⁸唐佑之，耶利米哀歌，116。

⁷⁹唐佑之，耶利米哀歌，116-7。

⁸⁰ 同上

使祂深深不悅（參考王下13:3）。而神所表達的情緒是義怒，縱使是列怒（耶25:37），也不可視為多變不定的態度，反而是神對人犯罪的責打與懲罰（詩6:1，賽12:1，撒下6:7，耶44:6）。⁸¹

45節

- **šAmw yxš. : yxš.**，渣滓，聖經中只有此處用為名詞⁸²，其動詞是 **hxs**（如結26:4）。**šAmk**，污穢，也是只在此處出現的名詞⁸³。意思是被輕視為沒有價值的垃圾，應當掃除掉，沒有存留的必要。

47節

- **txpʾ dxP**：恐懼和陷坑。很像賽24:17所用的 **xpʾ txpʾ dxPi**（恐懼、陷坑、和網羅）。說明人好像陷在捕捉鳥獸的困境中，無法脫逃。⁸⁴
- **rb\h>taVh;**：**tave** 是無法確定的字，可以翻譯成蹂躪、荒廢、毀壞⁸⁵。**rbve** 是打破、破碎，其動詞在哀3:4有用到。

⁸¹ 舊約神學辭典，67 頁。

⁸² BDB, 695.

⁸³ BDB, 549.

⁸⁴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119 頁。

⁸⁵ BDB, 981.

參考書目

-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書樓，1995。
- 楊牧谷。從創傷到醫治：哀歌研究。香港：聖約團契，1995。
- 摩爾登(Moulton, Richard G.)。 聖經之文學研究。賈力言、馮雪兵、朱德周、陳麗娟譯。桃園：庇哩亞，1997
- 蓋華德(Kaiser, Walter C.)。 苦難的盡頭：耶利米哀歌的啓示。香港：學生福音團契，1995。
- 戴衛遜(Davidson, Robert)。耶利米書（下冊）、耶利米哀歌註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7。
- 威廉·克萊茵、克雷格·布魯姆伯格、羅伯特·哈伯德(Klein, Blomberg, Hubbard)著，蔡錦圖主編，基道釋經手冊。香港：基道出版社，2004。
- Laird, Harris, R.主編，舊約神學辭典。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95年。
- Berlin, Adele. *The Dynamics of Biblical Parallelis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_____. *Poetics and Interpretation of Biblical Narrative*. IN: Eisenbrauns, 1994.
- _____. *Lamentations: A commentary*, Lond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4
- Brown, Francis, S.R.Driver, & Charles A.Briggs. *The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Peabody, MI: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1.
- Freedman, David Noel. *Pottery, Poetry, and Prophecy: Studies in Early Hebrew Poetry*. IN: Eisenbrauns, 1980.
- _____. “Acrostics and Metrics in Hebrew Poetry.”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65 (Jl 1972).
- _____. “Metrics in Hebrew Poetry: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Revisited.” *Concordia Theological Quarterly* 60 (1996).
- Harrison, R.K. *Jeremiah and Lamentations*.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London: Intervarsity, 1973.
- Hillers, Debert R. *Lamentations*. The Anchor Bible. NY:Doubleday, 1972.

Kaiser, Barbara Bakke. "Poet as 'Female Impersonator': The Image of the Daughter Zion as Speaker in Biblical Poems of Suffering." *Journal of Religion* 67 no 2 (1987).

Keil, Carl K. *Jeremiah Vol.II*. Keil & Delitzsch, Commentaries on the Old Testament. MI: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6.

Koehler, Ludwig & Walter Bruggemann. *Th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Study Edition. Vol. I*. Leiden, Boston, Koln: Brill, 2001.

Kugel, James L. *The Idea of Biblical Poetry, Parallelism and Its History*. NY: Vail-Ballou, 1981.

Laundbom, Jack R. *Jeremiah, A Study in Ancient Hebrew Rhetoric*. America: Laundbom, 1997.

Miller, Charles William.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Recent Research." *Currents in Biblical Research* 1 no 1 (2002).

_____. "Reading Voices: Personification, Dialogism, and the Reader of Lamentations 1."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26 no 1 (2001).

Owens, Pamela Jean. "Personification and Suffering in Lamentations 3", *Austin Seminary Bulletin: Faculty Edition* 105 (Spr 1990).

Provan, Iain W. *Lamentations*. 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1.

Raabe, Paul R. *Psalm Structures, A Study of Psalms with Refrain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T. su, no 104. Sheffield, UK: JSOT Press, 1990.

Renkema, Johan. *Lamentation*, Leuven: Peeters, 1998.

Re'mi, S.Paul. *God's People in Crisis: A Commentary on Amos and Lamentations*. MI:Grand Rapid, Hansel Press, 1984.

Ryken, Leland. *How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MI: Zonderman, 1984.

Van Hecke, Pierre J.P. "Lamentations 3,1-6: An Anti-Psalm 23",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the Old Testament*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6, no.2, (2002).

Westermann, Claus. *Lamentations: Issues and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Charles Muenchow. MI: Fortress, 1994.